

继《黑冰》、《黑洞》、《黑雾》之后，又一部反腐力作

张成功 著

英雄泪

HERO'S TEAR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发扬英雄人物好传统

上海文艺出版社

张成功 著

HERO'S TEAR

英雄泪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雄泪/张成功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4

ISBN 7-5321-2829-6

I. 英…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3243 号

本书取材于张清海的《英雄有泪》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周志武

英雄泪

张成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875 插页 2 字数 423,000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0 册

ISBN 7-5321-2829-6/I·2183 定价:2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作者简介

张成功 南京军区专业作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已出版小说四百余万字，影视剧一百五十余集（部），代表作有：电影《天国逆子》，电视连续剧《刑警本色》、《黑冰》、《黑洞》、《黑雾》等，并在国内外多次获大奖。

英 雄 泪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7
第三章	54
第四章	77
第五章	100
第六章	123
第七章	146
第八章	169
第九章	192
第十章	217
第十一章	240
第十二章	263
第十三章	285
第十四章	308
第十五章	331
第十六章	354
第十七章	377
第十八章	399
第十九章	423
第二十章	447

1

静海市的夜是很美的。

这是一座新兴的中等海滨城市。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从一九八五年以后,城市建设就开始起步,特别是近十年来,城市经济更是蓬勃发展,许多企业,包括私营企业都在迅速崛起,随之,市区也不断扩大,街道变得宽阔了,许多漂亮的高楼、大厦、商场、酒店,如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一片片配套设施齐全的漂亮居民小区,一处处郊区、海滨的高档别墅群相继建成,那些通过不同途径先富裕起来的人们纷纷入住。所有这些都彰显着这座海滨城市的发展速度和经济实力。每当夜幕降临,市区内五颜六色的照明灯、装饰灯,大街上如游龙一般行驶的汽车的车灯,各种建筑物上造型奇异的形形色色、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把城市装点得一片璀璨、分外迷人;这灯的河流、灯的海,似乎也给这座新兴的海滨城市罩上几分扑朔迷离的朦胧色彩。社会的快速转型,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也伴生着另外一些东西;或者说,这些东西本来多多少少就存在着,隐性地在社会中存在着,一旦得到某种适宜于它们的气候环境时,它们就会像田野里的杂草与森林中的毒菌一样,疯狂地膨胀、蔓延。这会使静海市常常有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发生,尤其是在夜晚,在夜幕笼罩的时候。

这是六月的一个夜晚,这个夜晚与静海市平常的夜晚看似没有什么不同。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从一座大厦的车库开出,穿过灯火辉煌的市区,顺着滨海大道飞快地驶向郊外的一个花园别墅区,悄无声息地停在一幢奶白色的二层小楼前。车门打开,跳下两名约二三十岁的壮

汉,身手矫健地扑向小楼的铁门。这两个人,一个名叫菅志,他们称他为尖子;一个名叫牛一氓,他们称他为氓子。

这座白色楼房的居住人,是一位名叫戈平的年轻靓丽女子。她正躺在楼上席梦思床上看电视,听到有动静,立即翻身从床上坐起,摁下遥控器关了电视机,神色紧张地侧耳凝神细听。她听到了门锁的把手缓缓转动的声音,顿时脸色惨白,知道什么人找来了,但她没想到他们会来得这么快。随即一跃从床上跳下,匆匆蹬上鞋子,一把抓起放在床头柜上的那只精致的女式皮包,打开通往阳台的边门,又回手死死地把门反扣上。她探身看了看楼下的草坪,估摸了一下高度,把鞋子脱掉提在手里,纵身跳了下去。

尖子、氓子冲进房内,人已无踪影,便翻箱倒柜,似乎要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最终一无所获。尖子摸了摸床上还留有余温的被子,恶声恶气地对氓子说:“看样子她还没跑远,咱们快下去追!”

2 戈平跳下草坪,并没有摔着,只是右脚崴了一下。她咬牙忍着疼,赤着脚在别墅区内狂奔。她像一只被猎犬追赶的小獐子,边跑边前张后望,左顾右盼。她终于跑到别墅区的一条水泥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气喘吁吁地拉开车门,钻了进去,催促司机说:“快,去邮局!”出租车在离别墅区最近的一家邮局门前停下。戈平匆匆下了车,三步并作两步跑进邮局营业大厅,从皮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袋,上面已写好收件人地址和姓名:西北旅游大学导游系九九级,戈静收。她把信袋掷给营业员,办好邮寄手续,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转身往门外走去。刚走出大门,便警觉地发现尖子和氓子正迎面向自己逼过来,那辆黑色奥迪车正停在她刚才乘坐的出租车所停的地方。戈平顿时又惊出一身冷汗,一转身冲进紧邻邮局的一家百货商场。此时,商场内灯火通明,顾客熙熙攘攘。戈平心里明白,这时候对于她来说,越是人多的场合,越是安全。尖子、氓子紧随着追进了这家商场。戈平对这家商场的地形很熟悉。她在货架间和人群中七拐八绕,终于甩掉了身后的尖子和氓子,在商场的另一个出口处,又跳上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开走之后,尖子和氓子才追了出来,在商场出口处茫然四顾。尖子沮丧地掏出手机,

给总经理潘辉打电话。

2

就在戈平像一条脱网的鱼儿,淹没在茫茫人海中的时候,在海星酒店的二楼宴会厅内,一场婚礼已经准备就绪。宴会厅不是太大,也没有什么过多奢华的布置和装饰,只是主席台幕墙上贴着的一幅大红双“喜”字格外显眼。八张餐桌旁已坐满了客人,他们都在喜气洋洋地交谈着。

“小伙子长得真帅气!”一位姑娘称赞新郎。

“新娘子也漂亮呀!”坐在姑娘身旁的一位青年说,“算得上郎才女貌,天生一对了!”

新郎是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处处长钟离剑,新娘子米兰是他的一位同事的同学;而他的母亲钟离淑华是本市郊区的一位中学教师,此时正坐在家长席上。

3

婚礼还没有开始,似乎是在等待一位重要的客人。终于,一位年约五十三四岁、身着藏青色套装的女士,在一位秘书模样的人陪同下步入厅内。坐在餐桌旁的来宾都纷纷站起,恭敬地向她点头打招呼:“严市长,您好!”来者是静海市的市长严寒。陪同她的是市政府秘书长吉常舜,中等身材,略显发胖,大约三十八九岁年纪。

严寒微笑着向众人点头致意,走到主宾席正要坐下,钟离淑华面带笑意迎上前来,把她拉到家长席上,两人紧挨着并排坐下,手拉着手,亲如姐妹。严寒向她介绍过随行的吉常舜后,说:“得到小剑结婚的消息,我很高兴,再忙我也要来祝贺一下的。”

紧坐在她旁边的吉常舜,满面笑容地躬着身子,接过她的话说:“我也常到检察院去,和钟离剑早就熟悉,也算是朋友了,理应前来祝贺!”

钟离淑华连声道谢,始终拉着严寒的手不放。

宴会厅内华灯齐放,一直为活跃气氛低声播放着的欢快的音乐,也

随之停了下来。胸挂婚礼主持人标志的曲扬走上台。这位年轻人是钟离剑的同事。他轻轻吹了吹话筒，高声宣布道：“女士们，先生们，钟离剑先生与米兰小姐的新婚庆典现在开始，请奏乐！”

悠扬而喜庆的《婚礼进行曲》响起来了，音乐声中，两名十四五岁的少女，擎着一对点燃的红蜡烛在前边引导，钟离剑与米兰携手进入会场。钟离剑身穿笔挺的西装婚礼服，浑身透出一股勃勃英气；米兰身披洁白的婚纱，右臂挽着钟离剑的臂膀，左手揽一簇美丽的仙客来和满天星组合的鲜花。或许是因为沉浸在幸福中，也或许是胸前鲜花的映照，此时的她面容显得尤其娇美。

曲扬手握话筒，语调激昂地说：“来宾们，让我们用掌声为一对新人真诚地祝福！”

宴会厅响起热烈的掌声，通道两侧有人往新郎、新娘身上抛洒彩色的纸屑。摄像师、照相师跑前跑后，选择最佳角度，拍摄这值得纪念的场景。

4

严寒脸色泛着红润，显然是在竭力克制着内心的一种激动情绪，她的手微微地颤抖着。

钟离淑华轻声说：“小剑本来不愿意举行婚礼的，说是悄悄地领了结婚证就算了。这回我可没听他的，先订下了婚庆宴席，请柬也发了，生米煮成熟饭，他也只好随着我了。”她对自己的安排显然意满自得。

严寒眼望着钟离剑，流露出慈爱的目光，低声对钟离淑华说：“婚礼还是应该俭朴着办好，移风易俗嘛！”

钟离淑华依然低声低语，但语气却很坚决：“我总要对得起你才行呀！”

严寒脸上显出惶然的表情，用力按了按钟离淑华的手背，说：“瞎说什么呀！跑题了不是？”

这时，一位身着牛仔服、相貌秀美的女孩，旋风一般卷进宴会厅，冲到家长席前，气喘吁吁地对钟离淑华说：“妈妈，很对不起，我去练声，来晚了！”

钟离淑华假装生气地嗔了女孩一眼，说：“道歉的话等会儿跟你哥

说去，还不快向严阿姨问好！”

女孩忙转身向严寒鞠了一躬，用她那甜美的声音说：“严阿姨好！”说罢，笑嘻嘻地在妈妈身边坐下了。

严寒伸手摸摸女孩的头，说：“田甜长这么高了！也越来越漂亮了，真是女大十八变哪！我们的小艺术家都在忙些什么呢？”

田甜不由得叹了口气，颇有些少年已知愁滋味的感慨，说：“瞎混呗，音乐学院毕业都一年多了，到现在工作还是无着落，一事无成！”

严寒安慰道：“也不能太着急，你们年轻人未来的路长着呢，只要努力，总会有所成就的，会得到回报的。”

“可是……”田甜嘟着嘴，还要说下去，被钟离淑华阻止了：“今天是你哥哥大喜的日子，别在严阿姨面前叹什么苦经！”

田甜把冲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很快又恢复年轻人快乐的天性，调皮地说：“是，妈妈！”并冲着严寒扮了个鬼脸。

严寒被田甜逗得开怀一笑，目光却又不由自主地转向台上的新郎。

5

台上，新郎钟离剑正和新娘米兰互换结婚信物，亲密恩爱的场面又赢得来宾一阵热烈的掌声。

望着这个场面，严寒的目光渐渐有些迷离、恍惚，台上的钟离剑不知不觉中幻化成长相颇为相像的另一个人——青年时代的周元泰；而钟离剑身边的米兰则变成了年轻时的她自己……严寒的脸上掠过一丝极为复杂的表情。

“下面，新郎、新娘向辛苦抚育他们成人的父母三鞠躬……”

主持人曲扬浑厚的男中音刚落，钟离淑华就伸手把严寒拉了起来，显然，她是要严寒和她一起，来接受这对新人的拜谢礼仪。正处在恍惚之中的严寒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忙又挣脱钟离淑华的拉扯想坐下去，钟离淑华却执意坚持不让。争让之间，新郎新娘已经向她俩恭敬地鞠躬三次。

严寒愧疚地小声责怪钟离淑华说：“这让我怎能担待得起？我这样多不合适！”

钟离淑华带着些许伤感的语调说：“站在这个位置不合适的，应该

是我。”说着，眼里已溢满泪水，泪光在晃动。

严寒不由自主地伸出胳膊，揽住钟离淑华的肩膀，紧紧地相拥着，这一动作持续了好大一会儿。她们旁边，一直在观察着严寒的吉常舜，对她俩不同寻常的言谈举动颇为疑惑不解。

“仲夏六月，正是万物蓬勃生长的美好季节，”曲扬以诗人一般的激情继续着他的婚礼主持，“它预示着一对新人情浓意笃，携手相伴，地久天长！让我们共同举杯，为他们真诚地祝福吧！”

来宾们纷纷举杯。新郎、新娘走下婚礼台，开始一一向亲人、来宾们敬酒。

右前方的一张餐桌旁，围坐着的全是前来贺喜的检察官们。其中那位身材修长、气质聪明的年轻女子，是检察员陈晓月，也是钟离剑的同事。她刚刚端起酒杯，衣袋里的手机铃声响了。她起身离开餐桌，走到一边去接电话。她脸上那种被婚礼欢乐气氛感染而绽出的笑意渐渐消失了，代之是严肃的表情。“是，是的，明白了，我们马上赶回去。”她转身望了望正沉浸在婚礼喜悦中的钟离剑，关掉了手机。瞅准举着酒杯的新娘米兰正和钟离淑华、严寒说着亲热话的空隙，走到钟离剑身边，轻声说：“钟处，刚才孙局打来电话，说他和鲁检、马检本来是要来参加你们的婚礼的，因为临时有事，来不成了。让我代为表达歉意。”

钟离剑面露询问的神色，问：“是不是出了什么紧急的案子？”

陈晓月点点头说：“是的，是个重大的案子，孙局要我和曲扬马上回去，参加紧急会议！”

钟离剑神情焦灼起来，他环顾四周，说：“那我……”

陈晓月笑着说：“你就别操这个心了。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你现在的任务是继续当好你的新郎角色，演奏完你的《婚礼进行曲》。噢，对了，伯母和米兰那边我就不过去打招呼了，你代为表示歉意吧。有事我会随时跟你电话联系的。”

钟离剑只好点了点头，显出一副很无奈的样子。

陈晓月转身离去，走到正在餐桌上吃菜的曲扬身边，俯身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几句，拉起他就走。曲扬一副很不情愿的表情，一边走还一边

嘟囔着：“什么事这么急！我还等着新郎、新娘给我敬酒呢……”

他们刚走，正在和米兰说笑着的严寒被兜里手机的急促铃声惊动，掏出来侧过身去接听，嘴里不停地“嗯嗯”，表情渐渐严峻起来。

钟离剑拉了拉米兰的衣角，示意正和母亲说话的她，声音放小一点。

严寒接听完电话，转过身来，目光凌厉地扫了吉常舜一眼。正在和邻座的一位来宾说话的吉常舜，其实一直在注意着接听电话的严寒，这也许是他长期养成的职务习惯，随时注意领导的一言一行，以便随机行事。被严寒这么一瞪，他脸上的笑意不由得僵住了。他有些疑惑，猜不透这是什么意思。

这时，严寒又换成一副很轻松、自然的神态，从家长席上站起身来，不无歉意地对钟离淑华、钟离剑、米兰等人说：“对不起了，市政府晚上还有个重要会议，我和吉秘书长要先走一步了。”

吉常舜先是愕然，市政府晚上哪有什么会议？但他马上省悟过来，市长要离开这里，这不过是托词罢了。他故作姿态地抬腕看了看表，说：“对，对！钟离处长的喜酒我贪杯了，喝得晕晕乎乎的，差点把会议也忘了！”说罢，抱歉地对四方拱了拱手，随严寒离席。

钟离淑华、钟离剑等人起身相送到宴会厅门口。

3

金凯集团是静海市一家大型私营集团公司，据说有十来亿资产。公司主营房地产开发，兼营内外贸易等业务。那座耸立在繁华路段的二十一层金凯大厦，就是公司所在地。每当夜幕降临，大厦那流线型的玻璃幕墙，在五颜六色的灯光映衬下，更显得巍峨而有气势。大厦顶端，由电子霓虹灯组成的“金凯集团”四个大字，不停地顺次变幻着形状和色彩，在夜空中熠熠生辉，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

已是晚上九点多了，在大厦十六楼宽敞的董事长室内，仍然亮着灯。董事长周元泰正俯身在一张铺着绿绒毡的老板桌前，专心致志地

在宣纸上挥笔作画。眼看一只矫健的苍鹰就要画好了,那只苍鹰舒展着双翅,好像就要从宣纸上腾空飞起似的。室内四周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幅神态各异的苍鹰,显然这些画作都出自周元泰之手。看来这位董事长对鹰禽情有独钟,或者说对画鹰有一种痴迷的爱好。

此时,在董事长室外间的会客室里,公司总经理潘辉正在严厉地训斥着尖子和氓子。通往会客室的门紧关着,而且房间的隔音效果很好,董事长似乎并没有听到外边的声音。潘辉焦急不安地走来走去,尖子和氓子垂手肃立一旁;两人的目光随着潘辉的移动而移动着。潘辉终于停住脚步,闷声训斥道:“一个娘们你们都盯不住,就这样活生生地让她从眼皮底下溜掉了,你们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两人耷拉着眼皮。尖子低声下气地说:“潘总,快去向董事长报告吧,看一下步怎么办。要不,再晚就更来不及了……”

8 “这事叫我怎么跟董事长讲?真是没用的东西!”潘辉走到内室门前,想要敲门,但犹豫片刻,又退了回来,一屁股坐在旁边宽大的真皮沙发上,手支着额头,长叹了一口气。

董事长室的内间里,周元泰终于画完了最后一笔。他把笔停放在那方很大的歙砚上,稍稍退后几步,对着刚完成的新作细细地端详了一会儿,不无得意地搓了搓双手,慢腾腾地走过来,拉开了通向会客室的门。

尖子、氓子慌忙躬身招呼:“董事长!”

周元泰像是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似的,径直走向潘辉。潘辉连忙站了起来。周元泰背着双手,在潘辉面前慢慢地踱步。他是在等着潘辉开口。

潘辉沮丧地说:“事情办得不顺利,人跑掉了。”

周元泰绷紧嘴角,脸色凝重,但仍一言不发。尖子抢过话来说:“董事长,都是我们办事不力。”

周元泰眉尖一耸,眼角微微一挑,瞥了尖子、氓子一眼,声音低沉而又威严地说:“金凯公司没有办事不力的人的位置。你们要是还想在这儿待下去,就不该像木桩子一样在我面前呆立着!”

尖子、氓子脑门上早已沁出了汗水。潘辉向他俩挥了挥手，“还不赶快再去查找戈平的下落！办事多动动你们的猪脑子，别光知道使蛮劲！重点是车站、机场、码头，她很可能正在逃往外地。要是找不到她，你们就不要回来了！”

尖子、氓子喏喏连声，退出门去。

周元泰在沙发上坐下，瞥了潘辉一眼，向身边的另一张沙发指了指。潘辉在他身旁坐了下来。周元泰的语调平缓了许多：“潘辉啊，这件事可不能掉以轻心呀，不然会捅大娄子的。弄不好，这金凯大厦顷刻间就会倒塌，成为你我的葬身之地！你应该明白这一点！”

潘辉点上香烟，狠狠抽了两口，说：“我明白。真没想到她会来这一手。是的，弄不好这个女人就会成为导火索，惹出大麻烦。我会尽快消除这个隐患的。”

周元泰若有所思，停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市政府和检察院那边很快就会有所反应，我们很可能将面临一场恶战。时间很紧迫，你打算如何应对？”

潘辉想了想说：“第一步先解决戈平，掐断这根导火索。”

周元泰加重语气说：“难！如果我的推测没错的话，戈平现在可能已经逃出静海市，找到她就像大海捞针，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我要双管齐下，一是继续查找戈平，二是要稳住那位姓吉的，决不能让他松口，而且两者比较，目前最重要的是稳住姓吉的，这才是当务之急！”

潘辉马上说：“我现在就去找他谈。”

周元泰断然道：“不！你又错了！要让姓吉的来找我们。你要记住一条，干任何事，对付任何人，都要掌握主动权；是否掌握主动权，将决定胜负！”

潘辉连连点头，一副聆听教诲的样子。

周元泰站起身，在沙发前踱步，眉头微皱着说：“还有你的那位肖小姐，她知道的事太多了，我总有些担心她会不会成为另一个隐患。这一点我早就提醒过你，可你就是不听。”

潘辉嗫嚅着说：“她是公司的财务主管，有些事没有办法瞒过她。”

他又提高了音调,很自信地挺了挺胸,“不过,你放心,她是值得信任的,我保证在她身上不会出问题!”

周元泰轻蔑地哼了一声说:“姓吉的在我面前也说过同样的话,可结果呢?他的相好戈平不是惹出麻烦了吗?”

潘辉有些急切地再次表白说:“董事长,你放心,肖凤音和戈平不一样,我保证……”

周元泰在潘辉面前猛地停住,脸色骤然阴沉下来,沉声说:“你给我说说她们有什么不一样?你左一个保证右一个保证,究竟能保证什么?让我放心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事情!世上最不能相信的就是情人,尤其是靠金钱、权力维系的情人!”

潘辉脸上的肌肉抽搐着,讷讷地说:“是,董事长,我会时常敲打她的……”

10

周元泰面容松弛下来,说:“这就对了。潘辉啊潘辉,你要清楚,咱们殚精竭虑苦心经营,费了多大劲,才创下金凯这块牌子,可不能让女人给毁了。戈平已经给我们引来了这么大的麻烦,所以不能不防。”说到这里,他似乎要摆脱那种沉重感,把潘辉从沙发上拉起来,换了一种轻松、自信的语调说:“但我相信最终的胜利是我们的,有你这位潘大将军在,什么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走,进去看看我刚画好的鹰,给我指正指正。”

潘辉笑了,跟在周元泰身后,走进内室,去欣赏他刚画好的又一幅苍鹰图。

当!当!当!随着晨钟钟声的回荡,一轮红日从海平面上升起,几只海鸥在被朝阳映红的海浪上翻飞不停。静海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在纵贯市中心的百花大道上,耸立着一座庄重威严的大楼,大门右侧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静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们正陆陆续续走进大楼,一辆辆警车出出进进,一派忙碌的景象。

钟离剑走进三楼反贪局局长室。

局长孙云海从写字台后站起身来,笑着说:“对不起了钟离,新婚

第一天就把你召来了。没办法呀,严市长钦点了你这位大将。”

钟离剑不解地望着他说:“市长钦点?”

孙云海哈哈一笑,走到钟离剑面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准确地说应该是建议,司法独立嘛。不过,这个案子事关市政府的形象问题,市长重视得很呢,你可是肩负重任啊!”

钟离剑似乎能听出孙云海话语里的酸味,不觉微微皱了皱眉头,说:“孙局,我是你的属下,说话就别绕来绕去了,究竟是什么重要案子?”

孙云海回身从办公桌上拿起公文包,说:“马上你就会知道了。走吧,鲁检和马检已经在会议室等着了!”

此时,静海市市政府大院内上班的人群也是络绎不绝。八点整,严寒已经准时到达办公室。她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召来吉常舜。然后,她挺直身子坐在办公桌后,满脸乌云密布,神情严峻。

吉常舜走了进来,腰身弯曲着坐在办公桌前的沙发上,心神不定地看着她。

严寒声音很低但却严厉:“那二百万到底是怎么回事?”

吉常舜苦着脸说:“严市长,这事我也已经知道了。你想,我怎么可能跟这笔钱有关系?简直是莫名其妙!这肯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我。我是您一手栽培提拔的,别人自然就把我划到你的线上,对我栽赃的目的肯定有着险恶的政治用心,说不定最终的目标……”

严寒自然能听出吉常舜话中的弦外音,当即义正辞严地打断他的话说:“你少危言耸听!我用你是因为你有这个能力,而且提拔你担任秘书长是市委决定的。我严寒是市长,不是部落酋长,从来不搞什么小圈子。别给我乱扯一气,只回答我一句话:是否干过此事!”

吉常舜斩钉截铁地说:“没有!绝对没有!我恳求您严市长,让组织上把这事查清楚,还我一个清白!”

严寒这才稍稍吁了口气,盯着吉常舜注视了片刻,说:“那好,我相信你。”说罢,拿起手边的电话听筒,拨通了检察院的电话。

检察院办公大楼六楼的会议室内,检察官们正围坐在椭圆形的会

议桌周围。首端是检察长鲁艾、副检察长马向春。两侧依次是反贪局长孙云海、反贪局侦查处处长钟离剑、助理检察员陈晓月、书记员曲扬等。他们都身着整齐的检察官制服。两位检察长看上去都是五十五六岁年纪。鲁艾身材削瘦些，面容清癯，皮肤微黑；马向春稍矮，身材已发福，但也不是很胖。孙云海大约四十八九岁，正是身挑重任的年龄。

鲁艾首先讲话：“昨天下午四时二十七分，廉政账户突然收到一笔二百万的巨款，同时收到电脑打印的举报信，说这二百万是市政府秘书长吉常舜受贿的钱，汇款人是受吉常舜的委托办理此事。因此，我们决定对此事立案调查。不过，严市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吉常舜坚决否认这笔钱和他有关系。这个案子怎么进行，下面就由向春同志布置具体工作。”

12 马向春清了清喉咙说：“应该说，这是一起大案，不仅涉及的数额巨大，而且牵扯到市里的领导，直接关系到市政府的形象问题，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此案。目前第一步要做的应该是查明汇款人的身份，然后才能顺藤摸瓜，弄清全案。严市长对此案非常重视，特别申明办案经费实报实销，并对办案人选提出了建议。昨晚，我和鲁检察长、孙局长及有关人员先开了一个碰头会，经研究决定，由钟离剑同志主办此案，陈晓月和曲扬二同志配合协助。你们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吗？”说完，目光落在钟离剑身上。

钟离剑欠了欠身子，声音有些发涩：“问题有些，当然也可以说是困难。”

众人都感到意外，因为他接案子是很少提什么困难和条件的。马向春的鼻腔里重重地“嗯”了一声。众人的目光一齐投向钟离剑。

钟离剑却以轻松的口气说：“你们看，我这也是新婚燕尔吧，总不能刚结婚就不沾家让老婆跟在身后闹离婚吧，总得给我几天品尝爱情甜蜜的时间。再说了，案子既然交给反贪局办，就应该由孙局长挂帅才合适。”

陈晓月与曲扬交头接耳说了几句，差点笑出声来。

马向春说：“孙局长当然会对这个案子负全责，但还应该有个主办